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三十五

•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為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
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
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道即性也若
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
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
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

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
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
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冲漠無朕萬

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
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
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
只是一箇塗轍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

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真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
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
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
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
處有事 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
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
為之不知適所當為強私之也 問道無真假曰既
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

哉必曰是者為真非者為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
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
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為自然而未識
自然之為體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
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
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

子
五
八
二
三
卷
三
十
四

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猶
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太虛者
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事無大小皆
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
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
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
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頭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靜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

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
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 堯舜禹湯文王
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
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道不能
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
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籬物求道者妄而
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

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馮求之難得享之難

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合內外平物我此
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道之
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
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鳶飛魚躍
道體隨處發見 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
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

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
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通天下只
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
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
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期限
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
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
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

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
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
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
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
理此便是道 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
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
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道
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

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 道是統
名理是細目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
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
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
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
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
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
大理字精密 問程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透轍他所謂透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

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
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
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
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
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冲漠無
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
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

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
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
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
轍之理 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
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
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漢之云亦自通貫
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
冲漢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

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是
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
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
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
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
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為道之
用也 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

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
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
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
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問形
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
形言之便是物真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
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

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道須是合理與氣者
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
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
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
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
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
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
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這

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經書中所言只是

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

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
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
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
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
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道者古今共由
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
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
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

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
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
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
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
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
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
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
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攬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 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

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語論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

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
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
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
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
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
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
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
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

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
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
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文之信之類是也
曰其體已畧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
信是用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道一而已而
以脩身為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
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

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
和於兄弟誼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
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
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
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
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
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 當

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為中也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

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
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
之妙為之根底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
可更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
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
不可離者格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
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

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
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如
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
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
秉彛不可已也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
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
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
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

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
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
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
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
昧天理之正帝王體斲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
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
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
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

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 或問某在匡山時聞饒
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
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
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
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
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文伯量胡文云朱文公嘗謂
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
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

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為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為粗義理為精

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剗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

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
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
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
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
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
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
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
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

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入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着如此

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
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鶩飛魚躍上下察
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鶩飛戾
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
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
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
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
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
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
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
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
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
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
為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
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尺容重

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
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
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
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
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
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
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
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

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

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
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
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
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
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
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分開
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柰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

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為道皆日用而不

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
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
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
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
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
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
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

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

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慮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

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
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理與心一而人
不能會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
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詩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
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所以謂萬
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
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

可道他物不與有也 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
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天理
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 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
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
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
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尔 天理自然之理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 觀天理亦須

故開意思開闢得心曾便可見 有德者得天理而
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 物有自得天理者
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

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

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
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又自然之理也

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
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
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
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
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
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

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
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
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
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 問
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
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 問既
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

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
然不可分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
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
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
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
當文路子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裡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
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
了行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

分將去

四段者意其為仁義禮智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

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箴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

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

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理便是

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至微之理

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

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

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

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聽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問性卽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草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

本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
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
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
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
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
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
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問理有能然有必然
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

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者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

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
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入井當惻隱與夫為父當慈為
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
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
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
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
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
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

非有一毫人為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

又無非天地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
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
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
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
專以當然不容己者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
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
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己處
即自可默會矣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

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

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

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

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

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

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故尖斜了沒箇是處云一

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

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

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
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
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
有下有內有外二有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
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某盤路兩兩相對未稍中間只
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
謂一對萬道對罷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
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

有動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
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
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
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
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
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精於神神精於氣

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
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
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
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在義為理何
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
道言則道為體而理為用 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
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

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

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
已具得為我所有者 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
拆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
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
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
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
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
處便是當然無過此亦無不及此如為君止於仁仁

便是為君當然之則為臣止於敬敬便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

一時有本無先後 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
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
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
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為惻隱為羞惡內無
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
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
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
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

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得運筆
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
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
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
迹而不可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
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源泉之初出毋滑
壞毋閼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凡物必

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
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有
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
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
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
善從之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德之成其可見

者行也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德性
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
之所有 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已所以莫非
中理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聖賢
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
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設以治之使

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按物處皆是
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
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
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
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

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
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着據於
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
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
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今在己者決定是做
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

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
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
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
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存之於中謂理
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 德是得於天
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問韓子道與
德為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
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

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
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
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
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
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中庸分
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
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
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哉可喚做德不可

喚做道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為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謂道體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 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

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
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
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
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
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
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
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

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
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
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 道是天地間
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
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
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
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
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

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道與德不是判
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
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
德其道流行賦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
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
理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
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

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為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 事

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四